

太宰治

だざい おさむ

潘多拉

パンドラのはこ

盒子

中华女子学院



0360231

图书馆

马杰 郭小超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13.45
148

太宰治



パンドラのはこ
潘多拉盒子



马杰 郭小超 译

中华女子学院



036023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潘多拉盒子 / (日) 太宰治著; 马杰, 郭小超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5
(草月译谭)
ISBN 978-7-5463-2617-7

I. ①潘… II. ①太… ②马… ③郭…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51362号

书 名: 潘多拉盒子
著 者: [日]太宰治
译 者: 马 杰 郭小超
出 品 人: 周殿富
策 划: 国文创意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聂文聪
装帧设计: 未 氓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5463-2617-7
定 价: 20.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归去来	001
断崖的错觉	037
潘多拉盒子	069
太宰治年谱	241

潘多拉盒子

归去来

パンドラのはこ

一直以来，我只是一味地受人照顾。今后，恐怕这种状态还将继续下去。大家对我关爱有加，所以我也就一直游手好闲到现在。今后，想必这种吊儿郎当的生活还会继续下去。如此一来，他人的种种大恩大德，我可能至死也无法回报了，一想到这里，我竟有些不能自己。

事实上，很多人都照顾过我。真的给过我太多的关爱。

这次我只想谈谈小北先生和中畑先生的事，至于其他恩人的相关事迹，我想等到表达技巧更为娴熟的时候再逐一道来。我现在在表述上还有所欠缺，对于复杂繁琐的事情，总感觉自己怎么也无法有条理地予以描述，但如果对象换成小北先生和中畑先生的话，我想以我现在的水平也能恰如其分地描述

出来，因为他们的事情都是单纯而又明了的。但在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人、且是朴实之人时，周密细致的考虑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对于我的描述，他们甚至连提出修改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所写之事绝无半点虚假。

小北先生和中畑先生都是五十左右的人。中畑先生可能要年轻一两岁，我死去的父亲似乎很喜欢他。中畑先生是一家老字号绸布店的掌柜，虽说绸布店位于离我家有将近十二公里的五所川原市，但他却常到我家来帮忙，甚至连一些必行的家庭琐事也代为效劳。我父亲一直称中畑先生为“草木”，似乎是由于他为人毫无情趣，年近三十都还没有娶妻成家的欲望，所以，父亲就开玩笑地叫他“草木”。在父亲的关照下，他最后娶了我们家一位远房亲戚的女儿为妻。没过多久，中畑先生就自立门户，开起自己的绸布店，经营得很成功，现在他已经成为五所川原市的知名人士了。在这十年间，中畑先生一家为我的事而操心、烦恼，实在是给他们添了不少的麻烦。

我十来岁的时候，去五所川原市的小姨母家玩

要。当我一个人独自走在街上的时候，有人大声叫道：“小修！”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中畑先生在那一带的绸布店里叫我。由于事发突然，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在这之前，我还不知道中畑先生是在这样一家绸布店工作。他坐在昏暗的店里“噼噼啪啪”地拍了拍手，接着又向我招手。但名字被别人这么大声招呼，让我觉得羞愧难当。于是我就逃也似的离开了。我的名字其实叫修治。

像这样毫无征兆地被中畑先生大声呼唤而受惊的经历，在中学时代也有过一次。那时，我在青森中学读二年级。有天早上上学，途中在与一小队士兵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突然被人毫无征兆地大声招呼：“小修！”

这让我感到大吃一惊。中畑先生扛枪而行，后脑勺上戴着顶帽子，大概是预备役的演习召集或是在接受什么训练吧。中畑先生竟然成了军人，这实在让人颇感意外，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中畑先生满不在乎地微笑着，由于他与队伍有些脱节，这让我愈发地感到狼狈，脸一直红到了耳根，然后逃也似的跑开了。离开的时候，我听到了其他士兵的

笑声。

不论何时，我都会把这两次被呼唤的经历视为珍宝、好好珍藏。

昭和五年，我考进了东京大学。上大学后，中畑先生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物。那时，他已经独立经营起自己的绸布生意，每月都会来东京进一次货。每次来进货的时候，他都会悄悄地来看我。那时，我和一名女子同居在一栋房子里，与故乡的人基本上不通音信。但他暗中受我老母所托，总会想方设法抽出时间来看我。我和同居的女子仰仗着中畑先生对我的宠爱，总是说一些任性的话，总是麻烦他，让他帮我们做了不少事。

现在我的手头上有一些文字，最能直接而清楚地说明当时的情况。接下来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就是我在《虚构之春》的结尾部分所附上的书信体的文章，这封信当然是虚构的。虽然信与事实存在很大的出入，但我认为信中所体现出来的氛围与现实确有相似之处。信是以他人（此人绝不是中畑先生）写给我的形式来完成的，当然这也是毫无事实依据的，中畑先生根本没有给我写过这种奇怪

的信，一次也没有过。因此，我再次强调信中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捏造出来的“小说”而已。下面就来介绍一下这封信吧。如果能让大家清楚地知道，过去的我是多么狂妄、多么不可一世，并且能让大家了解到我是如何地给他人添麻烦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前些日子（二十三号），依照你母亲的吩咐，我给你捎去了过年用的年糕和咸鱼各一袋，还有一桶黄瓜。不过，你来信说黄瓜没有收到。所以或许会有些麻烦，但我希望你能到贵地的停车场查一查，然后给我回个信。以上的内容希望你能转告给你的妻子。以下是我这些年来的一些感悟，过完新年就整整二十八年了，从十六岁那年的秋天到四十四岁的现在，在这二十八年间出入岛津家的贫苦商人们都是不学无术之徒，无礼的僭越、逐渐被人理解的忠告在他们当中并不鲜见。这些事情本应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的，但现在确是极为罕见，这让人感到汗颜叩首。

在这里，我想要说的事听起来并不顺耳，

请你暂且谅解。有谣言说你最近又染上了借钱的恶习，甚至向素未谋面的名士开口要钱，像狗一般地苦苦哀求，与家人断绝了关系。前些日子还因此恬不知耻地与妻子吵了起来，并将火盆砸向妻子，把两扇玻璃门给弄坏了，还辩解说什么“借钱有什么不好？只要能遵守约定，如期归还，既不会给对方带来不便，自己也得到了救命钱，有什么不妥的？”你的这些话，即使只是其中一半，也足以让妻子暗自流泪。你出身于名门望族，先祖曾经是贵族院议员、立过二等功勋，你是个作家，对你来说，向他人借钱并不是值得引以为豪的事情，与陈腐之物无异。但我还是希望你能为你失去丈夫后、孤身一人生活至今的母亲想想，也请你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收敛收敛吧。“唯独视我一人为恶者并和我断绝了关系，被除籍驱逐出家乡至今，现在针对我的恶意辱骂总是出现了，似乎这样就能保证四方的安定似的。”很遗憾，你的这些话我们也有所耳闻，没过多久，你的那些出身名门的兄弟姐妹们，便会把你的话添油加醋地到

处散播，所以你被曲解、误会也就不足为奇了。前几天，你那嫁到山木田家的菊子姐姐，对你的事还感慨万千，她可是发自内心地关心你啊！假如要我演戏，要是扮演的是政冈的角色我还是愿意的，但假如对方是我讨厌的人，就算是老爷的吩咐，要想让我像照顾你这样照顾他，那也是怨难从命的。不仅是我，就连你的菊子姐姐也是这样的，为了关照你，她在夫家的立场也是很被动的，希望你能体会到我们的苦心。以今天为界，你务必要断绝向旁人借钱的念头，万不得已的时候，希望你能告诉我们。请你尽可能地忍耐忍耐吧，这事如果被你哥哥知道，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次我就暂且先帮你把欠款给垫上，希望你要谨记我的忠告。最后，我想再重申一次，对于讨厌的人，我是不会像这样苦口婆心地规劝的。最后，愿你能洗心革面，真心地希望你能珍重、自爱！

昭和十一年初夏，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作品集。为此，朋友们在上野的精养轩为我举办了庆功会。碰巧的是，在距庆功会还有三天时间的时候，

中畑先生来到了东京，也顺道去我的住处看我。

我死皮赖脸地要他给我准备庆功会的礼服——最上等的麻制和服、带刺绣的和服外褂、夏天穿的和服裙裤、角带、长汗衫和白色短布袜，我希望他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备齐。但中畑先生却一副为难的样子，推诿道：“三天的时间无论如何也来不及，角带和裙裤可以马上准备好，但是和服和汗衫却没有现货，必须要挑选好布料后重新缝制。”

“来得及的！来得及的！请试着拜托一下三越百货商店或者是其他的大型绸布店吧，一个昼夜就可以缝制好。因为他们的一件和服是由十个甚至是二十个以上的缝纫师共同缝制的，所以很快就能完成，在东京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我明明什么都不懂，却满怀信心地说道。最后中畑先生答应试着请其他的绸布店帮忙。在这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举办庆功会的早上，某家绸布店将我订购的所有东西都送过来了，全是品质上乘之物。我想今后大概永远也不会再有机会穿上如此高级的和服了。我穿着定制的礼服出席了庆功会。至于和服外褂，如果穿上它就像是演员了，所以即使不舍也只能放弃。庆

功会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就把所有定制的东西都拿到当铺去典当，最终这些礼服也就有去无回了。

虽然我极力邀请中畑先生和小北先生，希望他们能来参加我的庆功会，但两人都没有出席。他们或许是有所顾虑吧，也有可能是因为生意太忙而没时间。我想让他们见一见我的好前辈、好朋友们，好让他们能安下心来，或许这其中也包含着一些沾沾自喜和自以为是的成分吧。我请他们来参加我的庆功会，但这非但没能让他们安心，最后还有可能使他们对我的未来更加担忧。

事实上我也没少让小北先生操心。小北先生是东京品川区某家西装店的老板，虽说是西装店的老板，却和一般的西装店老板不同，他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住在很普通的房子里，店铺里也没有广告牌和橱窗，平时只有两名技艺娴熟的学徒在店中的一间屋子内“咔嚓咔嚓”地踩着缝纫机。小北先生只为特定的顾客制作西服，他有名士气质和富贵不能淫的品质，是个喜欢率性而为的人。一直以来，父亲和哥哥的西服似乎都是在小北先生那里定做的。我考进东京大学之后，小北先生一心一意地

监督我，所以我也就一直骗他。最终，由于我不断干坏事，小北先生不得不把我关在他家的二楼，让我暂时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我的不检点让故乡的哥哥很吃惊，所以他偶尔会停止给我汇款。每到这个时候，小北先生便会从中斡旋，替我与哥哥交涉，拜托他再给我汇一年的钱。同居的女子和我分手了，那时候我也给小北先生添了不少麻烦，总之实在是难以一一道清。从我的切身感受来说，他们所付出的辛劳，大概可以写完二十篇长篇小说了。即便是这样，我还是一如既往地不顾正业，一味地享受别人的照顾，就算只是身边的琐事也不愿意自己动手去做。

三十岁那年的正月里，我和现在的妻子举行了结婚仪式。当时的一切事情也都是中畑先生和小北先生替我操办的。那个时候，我可以说是身无分文，就连用作彩礼的二十日元也是从前辈那里借来的，而像举办婚礼所需的费用等，更是完全没有办法筹集到。当时我正借居在甲府市的一间狭小的屋子里，婚礼那一天我一身便服就前往东京去拜访这位借给我礼金的前辈。在前辈家里，我遇到了新娘，在受

完前辈的祝酒之后我就带着新娘回到了甲府，这就是我婚礼当天的行程。那一天，小北先生和中畑先生代替父母作为男方家长代表出席了婚礼。早上我很早就从甲府出发了，大约中午的时候到达前辈家中。我真的是一身便服，头发也没有修理，和服裙裤也没有穿就前往前辈家了。因为我除了现在穿的这一套衣服之外，已经没有可以换洗的了，而且身上也已经没什么钱了。我到达前辈（说是前辈，事实上就是某某，因为他极其反感自己的名字在小说、随笔中出现，所以我才故意以“前辈”这一有些失礼的普通名词来称呼他）的家中时，他正在书斋中静静地忙着自己的工作，似乎完全忘了有婚礼这一回事。他一边整理手稿一边向我介绍院子里的树木。之后，他好像是猛然间想起来似的，说道：“礼服送过来了，是中畑送的，怎么样？看起来质量似乎不错！”

一件带有家徽的纯黑纺绸和服，还有和服裙裤以及一件另一种质地的丝质带条纹的和服，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东西。我感到有些茫然，只知道接过前辈敬来的酒，它是我结婚的象征，喝完酒后就带着